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寔道園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DIGITAL ... PROJECT

835
261
2

虞道園集選序

元人文好馳騁。如姚端甫之牧庵集。張養浩稱其文。才驅氣駕。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勍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余讀其文。果浩瀚縱恣。於碑版之文尤長。顧心病其豪。未敢引以爲是。嗣讀道園集。則作止進退。咸有紀律。誌銘之文最夥。而一一原本史漢。無泛設之語。無傷氣之言。即雜文亦皆具有精意。左吉刻本。訛謬百出。余就學古錄原本。選若干篇。序而存之。嗚呼。元代非右文之世。而道園拔出於其間。猶廬陵之在北宋。彼牧庵諸老。殆如王弇洲之於震川乎。壬戌四月。亂中。七十一叟林紓書於煙雲樓。

A435176

虞道園集選目錄

戒子通錄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楊叔能詩序
送饒則明序
國朝風雅序
易南甫詩序
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送楊生序
送昌上人詩序
極高明樓記
環翠亭記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瑞昌秦氏義學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羊角洞天記
青雲亭記
君子堂記
寫韻軒記
海樵說
蕭淮仲乂字記
劉彥温字說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平心說
答方仲約論春秋

答張率性書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題和寧志
跋陳信仲行卷
贈咬住學士孝友卷
題岳飛墨蹟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題張彬孝義手卷
跋晦翁書後
跋柳誠懸墨蹟
跋申屠君墓表後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熊與可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王伯益墓表
賀丞相神道碑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眞定蘇氏先塋碑
潁川郡侯謚文肅陳公神道碑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追封天水郡伯趙公
神道碑
臨州隱士孫君履常墓誌銘
李仲華墓表

虞道園集選

崇仁虞集伯生著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卽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短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求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

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者。皆可因其所愛。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之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卽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沒。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皆不及聞也。卽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靜。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明不敢後也。他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谿者。多賢俊。每舉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俶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覩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俶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文不求高唯求是推原人父愛子之誠切語語入情使家庭革命之人讀之其顙當有泚也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尙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與禮於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以有求聖人之意。而無傅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如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

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攷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所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胡氏之書淹貫精實文中言之初無遺義雖其書爲時所禁用然終不可漫滅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治之所遭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戚之感。死喪疾痛之至。則咨嗟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

人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者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淡泊而舒遲。闇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淡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怛。洒若蟬蜕汙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消歇。得發其過人之資。高世之趣。於寬閒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沖淡。何媿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閒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詠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飫芻豢之旨。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文極推重淵明而王韋柳三家則陶氏入室之弟子也而所遭與所操各有不同文怨柳州而責輞川皆精切不刊之論妙能分析淸楚末三語收束餘音繞樑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於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庋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官。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矣。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

以仕者如此。尙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與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端整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删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删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源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概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

五岳之氣全。敦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燦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褧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萃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裁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爲未可距止於斯也。至於傒丞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歉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

凡身仕人國爲本朝總集序最難著筆。卽編次之人物稍有軒輊。亦足招忌。沈歸愚先生編本朝詩集以錢牧齋居首。幾遭嚴譴。伯生序此集亦不無憂讒畏譏之心。所謂十一卷以下

諸君子均生存之人也詩皆未必能佳徵徵加以策勉之言殊爲得體且亦不能不自留身分也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蕩潏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其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與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棄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

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伯生以太醫胡羊鼻之故因服入都仰曝日中而目盲此文似成其喪明之後然靈警非凡不似出之盲人口吻

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某早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欬。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伏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稿并續稿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稿也。御史府請於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

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生平。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倘博采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稿續稿時有從遊臨川李伯宗者。借讀而三歎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之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說如此云耳。

清簡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所存而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所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

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敎。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敎之以脈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不得。行焉而無所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說理之文能通脫至此頗爲難能而可貴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己事爲究竟。其徒相値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敎行中國。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爲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

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歎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剎之間。或陰壞其法學。以利彼所謂究竟己事者。俍俍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鄮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爲此懼。迺攷禪宗傳流血脈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盡以爲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遂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序。

語不類昌黎之激烈然收束處仍歸入吾儒頗爲得體

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其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沈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出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

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醇厚之姿。居風俗朴質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隆。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可復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游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猥以相尙。臆度以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與。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眞所謂霄壤之間。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淡泊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迹。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淸。予將揖浮邱伯之神於山上。尙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寄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無甚不足之慮知足矣無甚必欲之意則量己審分矣人所以能高者無求也所以能明者

知求之無濟而不求也伯生爲此記略寫景物獨於高明二字用意文極蕭閒淸爽可味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謝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常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己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重山。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漫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還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咿唔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

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文皆無中生有且就竹立意其不落委巷小家子數者由其筆路高也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擾。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記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政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晝諾簡書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黮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梗柟豫章之美。完以杇墁塗塈。以堅石鑿作闌。增礓殿之防。和漆於丹。侈垣楹之飾。南面之像。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欺隱。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

與學訓導蘗友開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蠱治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則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乎。嗚呼。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橈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為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灑掃之務。而卒以隳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為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為簡。便而不思。夫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倘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為記。

此等有關名教之言極不易著筆稍涉陳腐便不饜讀者之目文前半敘工程在在著實後半入道德亦精切不腐妙在以修廟喻修身讀後能令人胸中點頭自是有根柢之言不同泛設

瑞昌秦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明師。集家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孫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子兄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尙。本之則無有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篤。無利欲之惑。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制進士舉業。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耑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嚌其味。而極造其旨。必皤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聞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亦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以甚矣。今也緣

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兄子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遡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始終而無媿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此等文不善爲言卽趨入陳腐文獨明敏通脫又能得其要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

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炘。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轂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趍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炘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幷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炘曰。今考亭書院。悉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聲音。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沾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勗。則有準有則。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

文氣甚恬靜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夐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化。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襟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淨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事

於此者得以優遊閒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但一羊角之石偏名之洞天幾於無可著筆雖有扣石之訛傳及林侯之風異均不足引爲實有洞天之證文卻從年豐人樂不異懷葛卽爲府治中之洞天立論雖奇而實正文亦蕭閒清曠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遊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殢也。若夫能賦得說之士。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閒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遊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家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

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社稷人民之寄者。從容治暇。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北瞻闕廷。如月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闤闠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媿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一亭之費出官錢蓋之而又在城中若博寫山水之清幽殊不類官中語妙即將官中著眼凡眼中所接之景物一一加以規諷之詞用筆亦風落霓轉大有殊致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於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愼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概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於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於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壅底沈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册。而僅有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以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張橫渠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蕩滌而歸於正。

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導源於儒先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嘆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眞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初。歧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愼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

吐屬均有學養有閱歷之言。中間謂固陋不能奮狷狂不知反。天資敏。才器高者。又不屑求且歸本於無師匠眞道。得人心壞處。所以不能爲君子。無一語不踏實者。

寫韻軒記

龍與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敻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淸。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笥。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遊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

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汨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己。而事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爲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眞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態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眞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眞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褻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度。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於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袵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媿於茲軒之高明云。

文簫彩鸞事直劉阮天台之附會傳說而已見之於詩詞而不礙爲艷體若施之文中則紀

律極嚴伯生此作痛駁唐人之荒謬大有見地卽歸本文與事跡亦以莊語出之尤極讜正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予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倏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爾。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於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羣衆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己之所當得者。己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

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託。觖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豈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記。

以易象詁題。卻牽合無迹。其後用一得字。發出大議論。取海樵荒謬之名。而消納入正大之域。文人之神解。固非凡手所及

蕭淮仲乂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乂之義。字仲乂。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說。無以爲說也。然予北遊。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瀦。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狠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斃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洩。無隄防以衛衝冒。耕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如吳

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乂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南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耕易耨。發口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乂始。是爲仲乂說。

字說取其闔合收處數行甚碻切

劉彥温字說

太和劉彥温。名瓊。温。玉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眞玉也。緼之以纊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眞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隅。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确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温也者。豈非玉之盛德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瓚。爲瑚璉。爲鼎彝。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以爲用。硜殺而閼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之爲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礙激也。言不敢有忽忽也。退而

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岌乎其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眞玉也哉。

平易之言能以瑰麗出之淩紙怪發自是文人極筆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愼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罣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愼。趨學世態。身敗名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是皆有媿於顯宗者也。先生旣沒。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予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有不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予必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乎內行淳備。淳

有厚而不雜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祝而勖之可也。

一字說之微而發揮如是之大先輩文字固無一不有關係者

平心說

吳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爲之說。以予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邱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眞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眞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圓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者。非平之謂乎。

以儒者之說證彼道流不待闢之而立說自極温婉後用丹決證彼吳氏余實未讀其書不

加可否

答方仲約論春秋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合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足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資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眞學者。卽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己所得而折衷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付之義命。庶不媿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惟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從實際入手學問良不爲科名恐昌黎亦未必有此見解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武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以集嘗執筆國史。儗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象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其所著之書。但畧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學。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閣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黄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辭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終始。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卽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

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卒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伯生不輕爲諛墓文字其辭許益之禮幣詞婉而多諷自表其高亦爲人留下地步自是用心厚處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焉者。承平既久。交遊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攷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尙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尙鮮於。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其議論也。將軍之子瑀。特來京師。予閱之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

語氣似山谷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乎。

語甚激壯

題和寧志

國家幷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年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薊國之北遊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屏藩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攷。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伯生未至蒙古故但就志中所紀者以爲言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旣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嘗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尙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媿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嘆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良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仕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歇。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泛引古人賢者爲之規規哉。而獨及崔李二公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出話必重要方見得尋常文字亦必經心此大家之過人處

贈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

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李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哉。

末三語如輕雲淡煙題目絕巨而收束絕閒暇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載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大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之係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佚爲說。若此者。可徵倘多乎哉。

流溢有致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昔者文公先生旣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暮無及之嘆。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絃暮誦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進退俯仰頗神似六一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蓋可攷。知者尙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尠福。率莫覩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

茹爲吉。而九二卽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此一篇短簡文字卻生出當時黨禍無窮之感慨大家過人處固不在多說話也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㦗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善念之發端固待推擴者徒稱頌其善不能興起亦復何益文於此有特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

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甚殷。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煪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縣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與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因跋語卻含有無數關係語在其中大家文固不苟作

跋柳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擕歸蜀物。是時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郫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眞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畫黏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載。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

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謝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蹟。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予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淡礫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惆悵。書後而歸之。

此作又在伯生喪明之後。追憶曩時。卻含無窮感慨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雪霜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夫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僂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爾。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哉。豈亦有所勸也夫。

語甚含蓄。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恆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尙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而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晏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泰山喬岳之勢。若尙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父贈某官。妣贈某君某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父公和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以著州里。外家劉氏。菡萏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者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署。國子助教坊。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椽。某年除某官。某年出守某地。延祐三年。以戶部尙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託俘虜之籍。私拏其人。寃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猶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尙氣。嘗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因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內附既畢。

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卽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値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尙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恇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擾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予奪。而尙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席安處優。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强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於今便之。時民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進賄。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踪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媍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以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旣葬。或訹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致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坐之。其精敏平允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己。而中下

戶反代之供輸。莫敢向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隣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一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鋤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剌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司左。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亦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冦。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游息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斂於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某氏。封夫人。四子早世。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一女適賈某。葬某所。後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故銘曰。

神磨之陽。滏流洋洋。有韡馬宗。世爲之望。望之儗儗。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鈞。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耋。有紱璁纓。臨滏以潔。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有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子孫是遺。用憲國士。

敍吏事極繁猥而能聯絡一氣無中蹶之弊由能隨事安頓因步爲營也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於斯矣。於是乎有博雅眘俊之士。歌詠德業。贊勷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嗚呼。士大夫之生於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禮樂由乎賢者。則時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蓍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間道而興學。故老漸以澌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某著文。以載其行事。以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深深生肅。肅

生懿。贈謚公懿之長子也。某年授某官。某年陞某官。至光祿大夫。薨年八十一。娶某氏。封夫人。無子。以弟子某爲後。生女二人。適某。葬某所。建元延祐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著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方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旣有以利誘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焉。作官一品。年六十七。父孝靖公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以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

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遠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於今不忘。今奉明詔。敢爲作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尙老成。有典有則。是經是程。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選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堇榆修髓。多士在門。有公有卿。誦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册。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乂。孰爲浮夸。朝艷夕壞。孰爲強梁。外肆中險。衆人尤之。君子尤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尙書制作。秩秩在庭。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葬樓鸞鄉公孫樂

文無語不莊無段落不有結束語元時碑版之文以公爲最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某官。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內相尙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時來鎭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議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耳聞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業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他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卽破械出此儒。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

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等。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開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文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先生嘗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未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大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先生卒矣。享

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又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楊氏。子男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舞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修能。與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斯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元文多長篇而近於野戰此文俯仰進退咸有紀律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赤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

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召對。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太樂署丞。未幾議立圜丘方澤。奉太祖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歌。與博士雜議。巽初援引考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圜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孥公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綏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薄舊說。繪中道外伏等圖。備極精贍。而斡赤丞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斡赤丞相番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膠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斡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徧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祕府藏之。而命斡赤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衆國史院編修官。七年。英宗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纛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

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入告吉思。奏取祕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輿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屬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於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考工省官殊憂之。迺曰必欲爲之。無如曾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於奎光閣。未報。予言於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某月。巽初遂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郕公之裔也。自其祖據。生漢末。至晞顏七代皆顯宦也。晞顏公父以德裕貴。贈某官。巽初諱申。某年卒。年四十九。某年葬某所。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閒。齋居之日十九。夜

半部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畫書。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生平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時類纂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開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尙書實守連。常薦之。罷初爲撫州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銘曰。

維廬陵曾。系出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恆以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於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巖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乃使學事。殿於蒸薊。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擧體淸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如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獻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於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涸。故山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轉。澤在孫子。

祠太室而輅弗具天子去通天冠而御焉至毀輅不知其法工人計無所出寫出元人習漢制之手忙足亂而文卻以莊重出之不涉輕佻此筆實得自史漢

王伯益墓表

某年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同某等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殮。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廸。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請某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其爲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其師爲絕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涴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卽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官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眞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

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衎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侍爲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持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懽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淡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究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捐几卻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而遂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人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殯。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

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矣。嗚呼。是爲表。

伯益奇才而又奇窮道園之文亦甚奇崛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逃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宮府治辨。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某仕某官某贈封及曾祖祖父歷任某官贈封某諡某子某官女適某俱略而未錄臣嘗以爲。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考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猶以爲未足。又必使

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敢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效獸舞以迎駕者。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靷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家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言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

之聖明。而桑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桑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桑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頷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效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爲相。遂並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愼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敕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

時具牲牢醴酒。考鼙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鄠。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士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啟是世官。實繇忠貞。袞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幃。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旣信旣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職。於盧於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干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法。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抉其闢。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予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襚。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反未遠。侃侃介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

萬年。公名不隱。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前既有銘故不敍家世及其生卒年月文純以朝命敍其勳效大節無不備錄裔裔皇皇道園經心之作也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逆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衞。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救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

陽家產。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切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君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儒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口口大夫。僉泰蘄宗禋院事。從德口口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

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愼德。豈曰避仇。實殫蟊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道園此文實哀長卿特借山甫以發洩其不平之氣然行文卻敘得山甫與長卿極有關係遂不至喧賓奪主其樞紐有三一公乃去官不復干仕言其官爲長卿去也二或曰使長卿如山甫者庶不及難惜長卿不爲山甫也三託夢其子尙懇懇思表彰長卿見山甫旣死猶不忘長卿也處處關鎖極寫山甫卻極寫長卿自是匠心獨運處

眞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眞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

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眞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辨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逸焉湮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請墓道云。曾大父諱元。天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邱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曰誠。誠少長戎馬。尙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覦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斂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旣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曰榮祖。曰立。曰賓。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辭遽。將驚吾親。徐

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甚嚴。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侍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證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鬬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眞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眞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眞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

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由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躪籍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百代世職後。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袤。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丁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文隨其世作段落。又隨手了結。末敍與志道交契。部署甚井井

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纘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幃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柘城陳

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策畢獻。百廢具修。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爲。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氣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燄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韙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省久。知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卽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款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會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己有所辯

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寃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虔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尉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平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因瘐死矣。公卽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旁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廷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謟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謟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於鍾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算錢糧。實以無藝肆虐厲民。空其家

財。往往妻子寒飢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朘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緞。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不中廢。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獲苛橫之苦。視他郡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鄰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鬚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任內朝省府廉尉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

故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濟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彝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大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承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是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與運。參錯多乂。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修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聲欬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承。姦慝我抑。列在

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踰。直道以信。方州遹止。賓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遜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江海之間。千里奧區。三治宣閩。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横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浙江。舊治足來。遺風凜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

文詳敍政績密而不煩寫直節不阿權奸凜然有生氣述忠宣語風神獨絕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亡於兵。可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顚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乂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

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遂掖不與。得以世修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闢。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以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己。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吏。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攜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覩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疏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罔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

才不盡用作辟以哀之其三也。國家歲以四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為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處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為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汝不欲為天子求福耶。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為天子歛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陞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德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陞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成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飢。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北之民。存

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奴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尙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官之。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於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於安陽磊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飪爨。旁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殮。眞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文

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獲嘉簿冀寧錄事。年二十八。卒於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煇炤燿。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徵。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傅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淸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畀相委政。彼黠而諯。竊我威命。狐詐虎虓。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峨峨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勿亟勿徐。擕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其理。鉤箝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恆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譊譊有言。狂猘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其常供。有正

無羨繡衣舒舒幾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以瘵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柏如雲代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夫以四十七年之後始立墓碑脫非宿老耆臣惡能知此故事其篇首用一二三等字卽從記憶省錄而得者末云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太史伯生也前後相應文有起訖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愼行隱然早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卽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闤闠樹竹數個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恆戶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厲之氣自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向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往往皆

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卽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徘徊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常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姝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爲哀。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先君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彝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敍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

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爲慕鄉。吳公常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旨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爲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勗髦士。

清醇可味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乃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盜事與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貫之。况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

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箙中。更好問曰。然則當如何。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猶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標本桓渠棣。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

正。伯源之子也。楝楹樞楫。季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仲華者李榮字文寫榮之勇概使人聳然動容初不知其卽仲華也文末始行揭出行文頗狡獪

元史虞集傳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州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孛朮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眞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册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卽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

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察殿上。有劉生者。設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卽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

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即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澤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

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

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娼嫉者多。乃舉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有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爲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

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巙巙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稿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紿。卽請易稿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媿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爲動。光人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

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勑卽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入於濱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

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眞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愨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愨媿歎而去。其束修羔雁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

畏廬瑣記

閩縣林紓著　一冊定價四角

是書係林琴南先生所著先生著作等身是書就平素見聞之事擇其有興趣者共計二百數十則其中所有僻典奇字則必引經據典詳為證明可以啓發讀者知識不少不獨可為茶餘酒後之消閒品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10)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回（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虞道園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七九四分

[illegible]祿[illegible]書館[illegible]收